



自行车轮上的双城记

【文/冷梅 图/秦钟】

人们眼中所熟知的赖声川，是知名戏剧导演。他最脍炙人口的戏剧作品《宝岛一村》即将于6月底登陆上剧场。这亦是我们此次专访的契机。然而，我们鲜少以戏剧之外的视角，譬如一个在上海生活工作的“新上海人”的角度来了解他的生活感受，他打开世界的方式。他常常只身一人，骑着单车穿过上海的大街小巷，靠近这座城市的历史和过往。他说：“生活中的修行和艺术中的修行是并行的，你才能找到方法和智慧，实现之间的平衡。”

上海的故事

Q：骑着单车，您在上海的城市街巷发现了什么？

A：上海是一座能给我带来诸多惊喜的城市。它值得你慢慢去感受，去发掘。我常常骑着单车，穿过上海的法租界。最近因为要收集素材，常常去大木桥路。我明显感觉这里的氛围很不一样。后来，查询历史资料发现，原来以前这里到处都是一些小工厂。我对都市记忆的保存，特别有兴趣。很可惜的是，现代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却没有足够的专注力去了解当地的历史。就好比，你自己住过的房子，这个房子之前是做什么的？这个地方有没有特别的渊源？曾经这些老房子，又是一些什么面貌的人住在这里。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？要知道，在上海，似乎每一栋房子里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。

Q：上海和您去过的其他城市有区别吗？

A：上海还算保留了很多老的东西。像我去宁波，我妈妈的家乡，还有无锡，觉得非常可惜，保留的老东西太少了。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品位里，盖新的建筑，接受新的东西非常之快。也许，再过三五年，大家会发现，“我们干吗一定要盖那么多新的建筑？”在我父亲的家乡，江西会昌一个小镇，当地政府要把会昌变成一个戏剧小镇。这件事很有意思，如何将一个千年古镇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呈现？这对于我来说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

Q：上海跟您的渊源很深。

A：是的。回到我自己身上，我觉得上海的故事太多



了。当你看到一栋房子，甚至一个店面，你就会想到一切包含它可能发生的人和事，甚至包括那些来到上海的外来打工者。你会探究：他们和上海之间是否有着距离？他们能代表上海吗？那么，真正的上海又是什么？

真正的上海是外滩吗？是衡山路吗？是一些老上海人吗？上海的面貌太多了，它是一个很分众的地方，每个人对于上海的定义都会是不同的。

Q：那您会怎么定义上海？

A：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地方。可以说，是一个很矛盾的都市。从某一个角度上讲，它拥有了高大上的一切，但同时它对自己的理解却并不清晰。我有种感觉。我觉得上海人也有一种特别的骄傲，但是这种骄傲的矛

盾点在于，人们的骄傲并不是与这座城市伟大的历史相对应的。这是我个人的观察，也可能是错的。

台北的故事

Q：那么同样是大都市，台北人对自己的理解有何不同吗？

A：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，这个问题就指出了现代人的一种通病，他对所生活的城市，对过去并不好奇。这跟这些年全球化的趋势有关系；很多人宁愿在台北喝一杯星巴克，来到上海接着再喝第二杯星巴克，中间没有任何断档的不适。而对我来讲，我在台北为什么不去喝一杯最能代表“台北”的咖啡呢？我是一个“老台北”，对它的都市记忆非常强烈。现在我更多时候生活在上海，所以对台北的印象还停留于许多年前。我记得，年轻时候，我会在台北坐公车坐到熟睡。等醒来时，我仍旧闭着眼睛，可以完全凭借耳朵对声音的记忆，来判断自己身在何处。这是一种抛开了视觉体验的感官感受，是你对这座城市的了解程度。台北相比上海，太小了，但还是五脏俱全。它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多元化都市。我成长中的记忆是，这种多元化是因为各处的人来到台北。但是它的多元又和上海不同。当你在上海吃一碗兰州拉面，和我年轻时候在台北吃一碗兰州拉面非常不同。它可能不叫“兰州拉面”，会叫某某家常面、家乡面。在台北，这个兰州人已经买不到家乡的食材了，他会在当地拼凑出这些材料，还原一种最像他家乡拉面的味道。台北，更像是一个大熔炉，汇集了各地来的文化。

Q：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您身边发生的实例？

A：在永康街信义路对面，有家老邓担担面，我念大学的时候就在吃他家的面，老邓从大陆来到台湾，然后家里几代人都在经营这家面馆。你在大陆很少会看到几代人都是卖面的。现在，老邓担担面已经卖到他的第三代了，孙子的媳妇还是当地人。这完全就是《宝岛一村》的故事，当年的眷村子弟，原本以为只是暂时落脚在这个村子，他们日夜思念祖国，思念家乡……台北就是这样，在五花八门背后有一种奇妙的贫穷。就是这种文化，让当年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汇集于此。到了现在，台北还很尊重这种多元文化。

